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四一回 主僕閒談說夢景 賢臣改扮訪民情

話說施公要親身出去私訪，訪真再議。長隨說：「老爺，小的請問怎麼就知是城隍、土地前來指教呢？」施公說：「我的兒，你聽我分解：那夢中的老者，合那一位官長說，若問他們的姓名，臨走留下四句偈言，本院記得明白。他說斜土旁邊加一成字，豈不是城池的城字？王字頭上加一白字，豈不是個皇字？□一湊起來，是個土字。土也並起來，是個地字。這明明是『城隍、土地』四字，何用詳解。」施安說：「既是城隍、土地前來托夢，何用私訪？一來欽限甚緊，二來黃、關二人並未回來，誰保老爺回去？萬有一個差錯，那時如何？」施公說：「本院此去假扮，何用跟人？人多反為招搖。再者，既秉忠心，為國救民，焉怕是非。爾亦不必多言，快把此處人的衣服找幾件來我用。」施安知道老爺的古怪性情，只得答應，走去問館夫借衣不表。且說賢臣打發長隨出去，自己找了一塊白布，提筆寫上幾行字，兩頭用竹竿繃緊，捲起來，掖在腰中。施安借來衣服，老爺連忙打扮停當。幸喜此驛有個後門，無人把守，老爺先行，施安瞧了瞧院內無人，這才一同出廳。至後院門首，老爺低聲吩咐施安說：「我兒，本院出去私訪惡人，或虛或實，天晚必回。若晚晌不回，就有了事咧！也不必叫眾官知道，等黃天霸、關小西到來，叫他們去找本院。再者，我去之後，你傳出去就說本院有病，眾官一概免見。千萬嘴穩要緊。」言罷，施安將門開放，老爺出門，吩咐仍將門閉好。

老爺出了館驛，不知准往哪裡去。此時正是冬月光景：一片荒郊，樹木凋零，草都黃敗，朔風透骨，冷甚冰霜。忠良不由點頭，是為除暴安良，受此辛苦。倘能拿住惡霸，救出良民，即受此驚懼，也不負康熙老佛爺重用之恩。老爺想罷，強抖精神，不管南北，信步而走。當時出城，更覺淒涼。老爺出館驛時候，天才晌午，此時已交未申。走了五六里地，渾身又冷，腿又酸疼。忽見眼前一座院落，外門寬敞，門牆高大。兩溜門房如瓦窯一般——住的僕人、佃戶。那大院磚砌圍牆，青灰抹縫，四邊角樓，高聳碧空。往北抬頭一望，蓋得更覺威風。三間一明兩暗，露著窗戶高台階子□多層。大門外一對黑鞭子，掛在門首。兩條懶凳左右分排。因為天冷，無人在門房存身。

賢臣看罷，暗說道：「這所宅子，不象民人富戶，定是前程不小，不亞都中王侯公卿。不知住的何等之人？施某倒要訪他一訪。」想罷信步而行，來至門前，往裡觀看。忽見由門房出來一人，穿著一身布衣，長了個橫頭橫腦的。他把老爺打量了打量：見老爺穿著翠藍布棉襖，老青布棉褂，白布棉襪，油底的布鞋，頭戴一頂寬沿兒老樣氈帽。瞧模樣：麻臉歪嘴，蘿菔花左眼，缺耳，前有個小小的雞胸，後有個凸背，左膀短，走路還帶著蹣腳兒。又見他手擎著一塊白布，寬有一尺，長約二尺，兩頭竹竿繃緊，上面寫著幾行大字，幾行小字。這人並不識字，一聲大喝說：「那小子探頭縮腦的做什麼呢？」

卻說賢臣暗恨在心，忍氣吞聲，假意賠笑說：「愚下乃行路之人，從此經過，頗曉的些風鑒相法。看貴宅大有風水，將來必出將相之才，故在此看。」言罷，把身一躬說：「休怪，休怪。」回身就走。那人不管好歹，竟不容情，趕上去抓著領子，把老爺揪了個趑趄，幾乎跌倒。口內說：「回來罷！大哥哪裡溜溜？鬧的是怎麼花串兒，你又會看風鑒相地，我們這裡，又有風水咧！看你這嘴巴骨子，分明是來闖亮，瞧著無人，你好進去，有得手的東西，你好偷著走。遇著人，你就說瞧風水呢！怪不得昨日院子裡曬的一牀被窩丟了，敢則是你來瞧風水瞧了去咧！」賢臣聽了，忽的大聲嚷叫：「哎喲！委屈死人了。學生乃是斯文人，況且又是初到貴宅門首，如何昨日丟的被窩，便說是我偷去呢？」正然吵嚷，從裡面又走出幾個人來。賢臣暗閃虎目，打量出來為首的這個人。但見他身穿皮襖、皮褂，青緞子弔面，羔兒皮披風，內襯著月白綾子小襖，足登落地白底緞靴，頭戴貂帽，大紅絲纓猩血一般。海龍領袖，兜著銀邊。長得軒昂架子，年紀定有五旬。慘白鬚鬚，赤紅臉面，濃眉大目。賢臣看罷，疑是本主來到，哪知他乃管家，姓張名才，在本主跟前很是得臉，雖是惡人管家，不屈枉人，離著五里三鄉，大有名頭，此是閒言不表。

單說那些惡奴，一見管家出來，俱皆垂手侍立。只見那人開言說道：「你揪的是什麼人，因何吵嚷？」惡奴見問，連忙回話，口尊：「張大爺在上請聽，方才我們在房，瞧見那人探頭縮腦的在門外觀望呢！我問他找誰？有什麼事情？他說路過此處，因為瞧見宅院很有風水，必出將相。我說他信口胡言，分明是闖亮，偷盜東西。瞧見有人，要脫身逃走，故此我把他揪住。正要回明管家，請示請示，或是拷打，或送州衙。但聽張大爺吩咐一句話，好把他鎖捆起來。」管家張才聽罷，面帶怒色，氣忿忿的瞧著欽差施大人。未知施公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